



邢云芳作品

## 欠活

□刘云芳

被砍掉的两棵梧桐,每年春天还是会滋生出许多树苗来,不管怎样铲除都无济于事。父亲说,它的根还活着。这条根像是有不能压抑的冤屈一样,倔强地从土里伸出脑袋。有一年,它从我家和邻居家交界线上长了出来,严格地说,还是偏向邻居家多一点,可它的脖子却一直歪到我们院子里,鸟粪从树叶间落在我家院子里,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在向大人挑衅。

父亲在院子里数落梧桐树,说它“欠活”,欠活就是说有旺盛的生命力。我喜欢这两个字,欠活,无论遭遇多大的困难,都必须好好活着。梧桐欠活,父亲欠这棵树,一年一年为它清扫老旧的树叶,脱落的花朵,并把它们焚烧,或者埋在土地深处,成为庄稼的肥料。否则风一吹,那些树叶还会回到院子里,在扫帚划过地面留下的纹路上缠绵,或者拍打窗户,好像我们还欠它们什么似的。

母亲说干脆把它砍掉。可是它的主干不在我们院内,砍掉必将引起邻里矛盾。邻居想用这棵树做孩子婚床的床板。

“欠活”的还有伍子家的那条白毛老狗。伍子光棍的时候,把它当儿子一样待,后来伍子娶的媳妇却死活不待见,这条狗便四处流浪。别人家的狗食盆子、鸡食盆子都是它蹭饭的好地方。有一年,它管了拿耗子这样的闲事(那耗子早已经被药死),连噎带吐折腾了一个白天。伍子在院子里看着,嘟囔说:“快死了吧!省得它吃百家饭,让我欠人情。”这狗也识趣,傍晚跑到野地里冻了整整一宿,第二天清早,竟滚了一身鬼针子,拽腰拉胯

地进了村。它遇见我父亲,便摇着尾巴跟回了家。父亲随手抓了个白面馒头扔给它。村里人说,给这欠活的狗吃,真糟践粮食!父亲说,好歹是条性命。不知何时,狗的后腿折了一条,一瘸一拐,可丝毫不影响它满村跑,只是在柴火垛旁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看见过路羊来吃晾晒的玉米、谷子,便冲上去一通狂叫,将其撵走。再后来,它晚上也不走了,来了串门的,便要叫上两声,父亲好一阵轰,一边抄棍子,一边喊,回你们家去!这条狗却死活不肯走。不管给不给吃的,就是趴在柴火垛旁,谁靠近都咬。母亲让把狗撵走,父亲说,猫来穷,狗来富,留着吧。母亲就不说啥了。它就这样活了很多年,像是我们家的门铃,盛剩饭的容器。村里老人说,猫啊狗啊活到岁数便会跑到人看不见的地方安静地死去。狗老了,村子里也没有它的踪影,一场大雨过后,父亲发现那只狗常趴着的地方长出来一朵硕大的白蘑菇……

“欠活”的还有豆蔻爷爷。九十多了,脸上沟壑丛生,一只疲惫的老鸟。他们吃的面条有裤腰带那么宽,只放了少许的盐。为了省油,他们连菜都舍不得炒一个,却“呼啦啦”吃得有味。

豆蔻在城里打工,一个月只能休一天。这一天她通常都在商场的橱窗前转来转去。豆蔻喜欢城市,喜欢繁华,她宁愿29天都站在吧台前没日没夜地忙碌,就为这一天。这两年,她三次接到电话,说她爷不行了。有一回连寿衣都穿好了,豆蔻趴在门口,泪腺已经在身体里接通水源,就等着关键时刻的到来,一下子喷薄而出。豆蔻爷一辈子穿不了好衣服,说是穿上就难受。被光滑的丝制寿衣罩裹着,他的身体无法安宁,灵魂只好滑了回来。人们白忙活一场,积蓄好的泪水也没派上用场,憋在心里很难受。

豆蔻爷第二次再这样折腾的时候,豆蔻爷去找了算命的。回来以后脸上有被压制住的欣喜,说是再等4个月吧,9月如果不走,10月一定是留不住了。为了这句话,他花掉了200块钱。200块钱够豆蔻爷买一年的药了。

豆蔻说我爷爷真行,参军打仗喝过马尿,闹灾荒那几年,观音土、树皮啥都吃过,这辈子硬是没打过针。感冒发烧了,自己采药吃,竟然活了这么大岁数。豆蔻爷常蹲在门楣上,笑话去斜对面大夫家输液的人,“有点不舒服就输液,咋就那么娇气。”听到这话,村人回答:谁像你那样欠活!

豆蔻29岁了,还没找到婆家。20岁的时候心气高,一心想往城里走。农村的小伙子,她压根儿不往眼里放。没过几年,同龄人都结婚了,那些原本安于务农的人也都在城里挤。豆蔻高不成低不就,介绍对象不是丧偶的就是离异的。村里人说,豆蔻在城里有好相的,要不怎么就不结婚?豆蔻为啥那么好,她就是电视剧里常演的那种女人——傍大款的。

那年,我钻进一条小巷去看豆蔻,在一个居民楼的二层找到了她的出租屋,屋子里放了一张床,一辆自行车,几乎就满了。豆蔻请我床上坐,我懒得脱鞋,可不上床就没地儿待了。豆蔻用方便面加榨菜招待我,把床铺开一角,上边铺了一层报纸,又铺一层塑料布。豆蔻大口大口嚼着,好像饿了几辈子似的。墙上一个大大的钉子上挂着两套漂亮衣服,用塑料袋罩着,怕落尘土。这是她回乡才穿的衣服。我再看看豆蔻吃面的架势,跟她爷爷真是像极了。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神情,站起身来,双眼眯着问,我好养活吧?有人说她不易的时候,她说,我

好着呢,我可给偏远地区的孩子寄过钱!

豆蔻妈说豆蔻爷千万不能死在9月,9月得忙着收秋,人们连哭丧的时间都没有。豆蔻爷倒是挺争气,虽然行动不太方便,也还算精神,就是总对着来来往往的人喊爸,喊妈。有时候也哭得止不住,完全是婴儿的状态,像是谁的灵魂投错了胎,跑到了他的身体里。大夫看过,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的,这让豆蔻全家放了心。可就在这个时候,牛脸媳妇跳井了,消息传进棒子地里。男男女女齐声嚷嚷,都扔下棒子往村子里跑。可哪里还来得及,从井里捞上来的时候,牛脸媳妇早已经泡得不成样子。眼看着庄稼熟了,她身体又不舒服,盼儿子回来。可儿子守着城里的花圈寿衣店,说忙。她觉得儿子自从在城里买了房子,连着家里的那条根就断了。

那是一个多鲜活的女人啊。生她的时候,家里人盼小子,她被母亲溺在尿盆里,奶奶进屋的时候,她母亲躺在炕上生闷气,她奶奶说好歹是个命,硬是从尿盆里捞了出来。可毕竟伤了身体,一直病病歪歪,长大都是个奇迹。跟了牛脸,家里的钱也都给她买了药。人们以为牛脸半道打光棍是早早晚晚的事,没想到,他却死在了矿上。再没人给牛脸媳妇花钱买药,可她不但没改嫁,还硬是把一儿一女养活大,供儿子上了中专。虽然依旧是走一步喘三喘的样子,但死亡这东西却离她越来越远了。人们都说,牛脸走了,没留下别的,就把那脖子皮实劲传给他媳妇了。

牛脸的儿女从城里跑来,拉来满满一车花圈。豆蔻也搭着他们的车回来了。豆蔻爷的灵魂好像忽然回来了一样,蹲在沙发上着实哭了一场。他嘱咐豆蔻在城里过不去就回来,家里怎么说还有几块地。豆蔻也哭,哭完了,她给她爷爷奶奶炒了个菜。那天豆蔻爷吃了很多,吃完了以后要躺会儿,躺在炕上打着饱嗝儿说,这日子真是美得很。最后一个饱嗝儿极其响亮,像是一个沉着、规矩的句号,终于了结了豆蔻爷的一生。

豆蔻的眼泪不赶趟,在奶奶她们七手八脚给爷爷穿寿衣的时候,她呆呆看着那口空了的大海碗,一旁是半碗面汤,还冒着热气,像是电视里营造的仙气,她就睁大眼睛看着那脖子仙气,好像要看出一条路来。

村里一下子死了两个人,让气氛变得低沉而压抑。等他们被葬进坟里,地里的庄稼开始逼迫人快点行动。棒子还好,豆子已经撑开豆皮,往外蹦了,迫不及待地想生根发芽。豆蔻奶奶睡了好几天的觉,醒来之后,跑到地里收庄稼,胳膊、腿好像都蓄满了力量。豆蔻要把那个破沙发扔掉的时候,她说什么也不让。

我总是在秋天的时候回乡,像豆蔻一样,为父母收秋,在院子里给自家的狗拌麦麸吃。像一片桐树叶一样跑到土地深处摸触自己的根脉,顿时觉得在城市里久居形成的迷茫如此轻浮。我看见棒子一车车被运回院子,辣椒上了墙,南瓜、红薯、胡萝卜、白萝卜都堆得山一样。秋天的丰硕把很多东西盖住,死了两个人的悲伤似乎变淡了,似乎还闪现出一丝喜悦。所有像豆蔻这样的年轻人都回来,有年轻人的村子显露出活力。几辆山下下来的播种机用一天的时间帮我们把麦子播下去。在我的假期结束之前,田地很快被麦苗刷绿。树木的叶子不断脱落,把自己的主干露出来,想要把什么牢牢抓住似的。人们又走了,剩下老幼和空旷的村庄。树木假装死去,动物蜷缩在圈里,人们穿着厚衣服,围起炉火,想念一件事,一些人。炉上煨着一壶茶,所有生命的触角向内,开始酝酿春天。

## 品读三角山

□刘友凡

大别诸峰锦绣,其点睛者名三角山。吴楚之门,临江之户,为其地要;临观之美,清心之乐,是其名胜;游三角山,可追君子之风,养林泉之志,品神工之趣。

君子风范·松之峻

悬崖雄踞,绝壁腾跃,此三角山松韵之奇观。飞石凌空,松生石中,鹤立翠盖,绝妙峻险。其破石而生者,根穿游丝石缝;盘石而长者,根扎星罗石窠;依石而立者,根发峥嵘石梁。浸江湖之润,汲日月之灵,三角山松,独引风骚。虬龙松其势盘曲,抱节内含,枝干外展,有笑迎宾客之状;宝塔松其形层迭,曲中有直,坚实向上,有壮士顶天之势;美人松展臂束腰,翔鳞凌空,驾云腾飞,宛若游龙,有嫦娥广袖之姿。谦谦高洁风,涛涛林海潮。游人观松,丹青写松,诗人吟松,各抒其宜,自养其性。

群玉仙姿·云之逸

万里结云,罗峰列嶂,舒卷激跃,瞬息而变,此三角云韵之奇观。云海吞吐,山岳潜形,峰巒浮现云端,艳阳悬挂蓝天,观云听涛,极目大美。云瀑垂天,翠峰相峙,彩虹舞空,鹊桥架天堑,牛郎牵织女,云林掩游人,天上人间,魂情大妙。云雾弥漫,氤氲混沌,但闻人之声,不见客其形,人歌鸟鸣,唱和大趣。春和景明,有白云绕山;夏日雷电,有乌云轧山;秋高气爽,有轻云依山;冬之雪霁,有骤云弥山;雨露滋润,有漫云沁山;朝晖夕阳,有彩云映山;雨后斜阳,有祥云归山。观云测天,村老之智,百姓之幸。

天作地藏·泉之灵

石得泉而活,泉得石而灵,此三角泉韵之奇观。水石争妍,姿态共美;步金鞭谷者,仰观映壁冲天,纵如雨点奔劈,横似斜带披麻,怪石立于水上,飞泉穿射石隙。石上飞泉,汇而成瀑。涧下之水,积而为潭。云林锁其形,映壁荡其声。游龙荡谷者,俯察悬崖如削,深不可测,流水周于悬石,泉声彻于凌霄。数迭飞瀑,各具其形;日笔架,日塔林,日勒马,状与目谋,声与耳和,神与心会。

经世致用·文之韵

林海涛声,述作含章,此三角文韵之奇观。昔三十六寺院,七十二道观,林深藏古寺,钟声雨声相和。刻工毕升,胶泥铸字,开活字印刷先河。苏东坡醉饮绿阳桥,《西江月》流淌明月溪。醉翁欧阳修,题“六一登高”,摩崖留风韵。医药先圣李时珍,求验方于世,解病痛于民,历二十七载艰辛,编《本草纲目》巨著。黄侃以愚自处,治学宏通严谨,训诂声韵集大成。七子之歌绕梁,闻一多高风耀古今。百姓传奇颂刘邓,运筹三角山,中原谈笑定。耕读为尚,文脉传薪,薪春教授县,浣水记者团,英山作家乡,不尽俊彦济家国。

大美无言,真水无香,泽润四方,斯山之功。外游揽其胜,内观畅其神。健身养性,三角山游。



潘大寿作品

## 水土

□邢小俊

都是风,把沙尘从遥远的西北方向搜刮而来,经亿万年的积淀,形成高原厚重的黄土层。继以河流野水的奔走、冲刷,才有了这连绵、浑圆的丘壑群,这众多的土丘,远看像排列的馒头,更像集合的乳房。

这里一切都离不开一个“土”字,土原土炕土窖土窑洞,因为是在一个土质绵软细腻、黄色高原之上。

人们大多还住着窑洞,窑洞也只有在黄土高原上才能打出来。窑洞是从一块平整的地上四四方方地挖下去,有两三层楼高,然后在四周凿上窑洞,从更远的地方打一个斜坡,供人上下。

窑洞冬暖夏凉,里面朝着土炕,土炕由八块大泥坯构成炕面,长一丈二尺,留有炕门填入干柴,硕大宽展的土炕可以横躺卧六七人,面积往往占据了窑洞空间的一半。泥坯就地取材于黄土,在农闲时,又逢雨后,土质绵软黏黏,村人就一木模具装满黄土,用一石质锤子砰砰击打夯实,取出来排列整齐晾晒,干透后坚硬如砖石,用来盘炕。

村子统一还是缺水的,虽然村西头的沟壑里有点小河流,但是它蓄积不住,不停地流走了。

这村子泡茶的水来自水窖,水窖是在窑洞的院子里再深挖下去,先是笔直,到一定的深度忽然扩大,截面像一个灯

房缺少地气,养一条宠物狗在上边都会经常生病,何况娇贵的人呢。他们认为人们把地底下的石头挖出来烧成水泥,又在地面上竖起逼仄的楼房,人们把地底下的煤、石油、天然气掏空,变成毒气熏黑城市人的肺,真是一蠢再蠢的事情。因为水泥是石头高温烧出来的,所以城市就很燥。

高原上优秀的不安分的基因们一生都在努力摆脱高原,但是,当他们在高原之外的远处疲累了,生了大病了,他们无一例外地要千里万里赶回来,喝这里水窖里泡了料姜石的水。

你病了,走到村庄任何一孔窑洞里,主人第一件事情都会让你赶快喝茶、喝水。

看着病恹恹的你,上了年龄的主人像巫师一样说:你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,你是喝这里水长大的。这个地方的水里含有很多元素,从小就被你吸收到体内了,而你却从自己家乡走出去了,天南海北地走了,到天涯海角去了,到外国去了,又喝了其他地方的水,吃了那么多有毒的东西,体内元素不平衡了,就出毛病了,你四处求医,吃了更多的药,身体越吃越复杂了。你回到这里,再喝咱这里的水,时间久了,身体自然就恢复了。因为,你就生在这个地方的某个土炕上……

## 亚克艾日克烽火台

就这么伫立在夕阳里。天空寥廓而寂静,仿佛古老的谜,没有人能够破解。寒流朝远处奔涌,舒卷自如,气象万千。而冬的脚步已经迈进,这古老的土地又一次沐浴在苍茫中。我想象着战火纷飞,那时,亚克艾日克用烽火传递进军的号令,或者,也把胜利的消息带给远方和亲人。

不知道,沉默的土地还能够记住什么。可是在心里,我一直怀念莎车的蓝天和白云。历史带走了杀戮和迷茫,却留下了一缕忧伤让我慢慢咀嚼。也可以遗忘,但绝不能够让痛再一次击碎梦想。

因此我会走出城堡,在冬日的黄昏里,像一匹狼守住自己的领地。

## 无花果

删繁就简,用自己的方式行事……低调,淡然,宁静,却并不隐于山林。目光高过云朵,却又俯首苍茫,只轻轻一跃,便拥有云的空阔。誉满天下?不,她们只是看见了明亮,以及明亮中的阴影。所以,沉默是金——这也是安身立命的操守。不需要奢华、艳丽,因为绿本身就是生命的原色,即便孤独,也会用爱眺望,用一支利剑击穿虚空。但现在,这些果实沉甸甸的,宛如沉甸甸的梦,没有绚烂,惟有寂静中不断扩大的光亮。

## 艾德莱斯

一只蚕留给我的记忆。桑林,桑林,撑开的巨伞,并没有超出我的想象。那时,淡蓝色的风延续了空阔,而幻想只盛开在午夜。不远处,大漠仿佛死亡之海,浩瀚,荒凉,迷茫,因而呈现的底色是遗忘、是迷官。

都把最后的泪留给自已吧……而土地,这沉寂中的云朵可以降落,在你视野中,在落寞中。或者,就让你低垂的惶惑拥有华贵的尾羽。但我并不想说,也不想在你落寞时用垂老裹紧魂灵。当然,这些也并不说明什么。

这就是曾经的记忆。那一刻,桑蚕化蝶,蚕茧就是它们的诃词……而我们在艾德莱斯的天空下,以庄严肃穆往昔,以色彩的盛筵把美推向极顶。

## 织地毯的人

他们在编织。他们在编织岁月、江山和人生。他们在日月之上,行走,或者用舞蹈开辟另一片疆域。土地的恩赐,在苍凉中堆积时光,也在智慧里挥斥,偌大的世界尽在掌心。啊,他们的天堂也是我的……他们绘制蓝图,花园和坟冢,都在寂静中闪亮。

所以我愿意学会倾听,愿意在寂静中等待花开的声音不绝如缕。也只能这样了,他们是大地传承者,是用沉默说话的人。

## 老桑树

这沧桑是岁月年轮,在高空把它的语言稀释。显然,时间用沉默说话,用苍凉解剖它的黑影。多么寂静啊!在旷野上,风是惟一的使者。但我并没有看见,那些被阴影遮蔽的花朵,就像迷雾里的翅膀,记忆唤醒了她们。

是谁在哭泣?苍穹下,人们匆匆赶路,只为人生还有那么多未解的谜,只为大地不再疼痛,便在这清冷的季节打开自己。我诧异于生命的坚韧,以及它锋利的目光……而此刻,我看见大地静默,万物呈祥。

## 游牧人家

这雪域高原的歌者,鹰之传人,仿佛一部神话被时光缓缓打开。他们转场,如云朝前飘移……很显然,风是他们忠诚的护卫。当然还有威猛的雄驹,牧羊犬,以及星星和月亮。你们看吧,在迁徙中,牧歌照亮了他们。也温暖着,就像那些青青牧草、花朵、歌唱的石头,都在寂静的夜晚,成为他们内心最明亮的部分。我知道,当夜幕降临的那一刻,群山静默,雪峰透着白光——宛若遥远的回声,深沉而安详。啊!这就是雪域高原的神话,是万物在他的怀抱中舒展的灵魂。辽阔、自由、明亮,却又饱蘸岁月的沧桑。

## 转场

他们散落在月光里,柔润,但有露露的幻影在轻轻晃动。沿着光秃秃的山脊,他们朝前走,一直走,就像缓慢移动的云朵,洗净铅华,只保留坚硬的耳朵。所以,我猜想,在这片土地上,在这寂静的时光中,必有一朵花在午夜绽放。

也并非空阔的视野皆是苍凉,显然,还有雪豹潜伏在岩石丛间,如狙击手,把等待看成华丽的天堂。或者屏住呼吸,任时间从目光里穿越。而羊群在牧人的吆喝下,若风扬起的尘埃,在静默中缓慢向前。

那时,我记住了山谷。以及那些摇曳的树影。它们沉默着,不离不弃,就像我苦难深重的兄弟。

## 秋风掠过荒原

这是深秋的凉,一寸寸刺入肌肤。远天,云是绵延的心事……不断伸向陌生的疆域。但我只记住了落叶,羊群以及穿着老皮大衣的塔吉克小姑娘。那时,她睁着一双大眼,望着我,诧异,惊恐,抑或排斥——那情形,仿佛我是一个不速之客。但小姑娘依旧斜卧在枯草上,她什么也没有说,只是用眼神告诉我,荒原也有温暖的亮色。

所以我也看见了,这澄澈的心灵,美好、纯净,若一湾秋水,在我枯竭的土地上滋润万物。尽管,生命是脆弱的,但在这西部荒原,它们又以坚韧照亮了人生。啊,当一缕风从草尖上掠过,当这双忧郁的眼不再惶惑,我就会记住,缘于爱,缘于心与心的交流、碰撞,草原上所有的阴霾终将被风驱散……

## 南疆诗篇

□亚楠